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二辑:耿济之译著)

长篇小说

The brothers Karamazov

卡拉马助夫兄弟们 (第二部)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F.dostoevsky) 著
耿济之 译

上海三所书店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二辑：耿济之译著）

◆ 长篇小说 ◆

The brothers Karamazov

卡拉马助夫兄弟们

（第二部）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F.dostoevsky）著 耿济之 译



上海三利书店

目錄

第二部

第四冊 裂創

第一章	費拉龐特神市·····	二七四
第二章	在父親家裏·····	二八九
第三章	和小學生們相遇·····	二九七
第四章	在霍赫拉闊瓦家裏·····	三〇五
第五章	裂創在客廳裏·····	三一六
第六章	裂創在農舍裏·····	三三四
第七章	最後在清潔的空氣裏·····	三四七

第五冊 贊成與反對

第一章	訂婚……………	三六四
第二章	司米爾加可夫手持絃琴……………	三八二
第三章	兄弟們相識……………	三九四
第四章	叛逆……………	四〇九
第五章	大宗教裁判官……………	四二六
第六章	暫時還不清楚的一章……………	四五七
第七章	『同聰明人說話是有趣的』……………	四七四

第六冊 俄羅斯的僧侶

第一章	長老曹西瑪和他的客人們……………	四八八
第二章	長老曹西瑪的生平——他的自述——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卡拉馬助夫筆錄……………	四九五
………		
a. 長老曹西瑪的兄長		
b. 聖經在長老曹西瑪的生命裏		
c. 長老曹西瑪青年時代的回憶——決闘		

d. 神祕的訪客	
第三章 長老曹西瑪的談話和訓言……………	五三七
e. 關於俄國僧侶和它的可能的意義	
f. 論主與僕並論主僕間精神上能否相互成爲兄弟	
g. 論祈禱愛情和與外間接觸的問題	
h. 能不能做同類的人們的裁判官？——信仰到底	
i. 論地獄與地獄的火——神祕的討論	

第四冊 裂創

第一章

費拉龐特神甫

阿萊莎在清早天未亮前被喚醒了。長老醒來，感到很軟弱，却仍想從牀上搬移到沙發上去。他神志極清；臉色雖然疲乏，却是清朗的，幾乎是快樂的，眼神也是愉快的，快樂的，懇切的。「也許我不能活完今天，」——他對阿萊莎說。後來他想懺悔，同時立刻行聖禮。他永遠對帕意西神甫懺悔。在完成了兩種聖祕禮以後，起始行臨終塗油禮。修道司祭們到齊了，修道室漸漸兒充滿了庵舍的僧衆。那時候白晝降臨了。修道院外也有人來。禮拜告終後，長老想和衆人辭別，——同他們親吻。因為修道室裏的擁擠，先進來的人們出來，讓別人進去。他儘可能地講話，教訓，他的嗓音雖然軟弱，却還十分堅定。「我教訓了你們多少年，也就是出聲講了多少年的話，好像似乎已得到了一面講話，一面教訓的習慣，現在弄到沉默幾乎還比講話難些的樣子，即使是現在，我這樣衰弱的時候也是如此，」——他開着玩笑，感動地環看聚在他身傍的人們。他當時所說的一些話，阿萊莎以後記住了一點下來。雖然他說得很清楚，雖然嗓音充分堅定，但是他的話是十分沒有聯屬的。他講了許多事情，似乎想全都說出來，在死亡的時刻來臨以前，把一生中沒有說出來的一切再傾吐一次，並不單單

爲了教訓，却似乎渴望和大家交換內心的喜悅和歡欣，再來發抒自己的心臆……

「你們應該互相地愛，神父們，」——長老教訓起來，（是阿萊莎以後多少記憶下來的。）——「愛上帝的人民。我們到這裏來，關閉在這座牆內，並不比俗世的人們神聖些，相反地，到此地來的每個人，一到這裏，已經自己意識到他比所有俗世的人們，地上的一切人們壞些……修道僧以後住在這座牆內越久，便應該越加銳敏地意識到這一層。因爲不是如此，他到這裏來便沒有目的。他意識到他不但比一切俗世的人們壞，而且應該在世界上的一切人面前負責，爲了人類的一切罪惡，世界的和個人的罪惡，那末我們的隱修的目的便算達到了。親愛的諸位，你們要知道，我們每個隱修的人，無疑地應該對於世上一切人和一切事物負責，不但是爲了普通的，整個世界的罪惡，却是個別地爲了世上的一切人。這個意識是進修的道路，也就是世上一切人的頂點。因爲修道僧並不是另樣的人，却祇是世上一切人應該做的那種人。惟有到了那個時候，我們的心才得了感動，滋生了無窮盡的，整世界的，不知道飽足的爱情。到了那個時候，我們每個人將有力用愛獲得全世界，用淚洗淨世界的罪惡。……你們每人應該省察自己的心，每人無止休地自行懺悔。你們不要怕自己的罪，甚至已經自行認識了以後也不要緊，祇要有悔悟心就行，但是不應該和上帝討條件。我再說一句——你們不應該驕傲。在小人物前面不要驕傲，在大人物前面也不要驕傲。不要嫉恨排斥你，加

恥辱於你，責罵你，造你的謠言的人。不要嫉恨無神派，教壞事的人，唯物派，——不但是善人，甚至惡人也不要嫉恨，因為他們裏面有許多好人，尤其是在我們這個時代。你們必須在祈禱裏提到他們；救一切人，救一切無人替他們祈禱的人們，救一切不願向你祈禱的人們，你們當時就再補充上去：我的祈禱不是由於我的驕傲，主，因為我自己比一切都低卑……你們應該愛上帝的人民，不要讓外來的人們攪亂羊羣，因為如果你們沉迷在懶惰和嫌惡的驕傲之中，尤其是在貪婪之中，就有人從四面八方，前來奪去你們的羊羣。不斷地給人民講解福音。……不要暴斂，勒索……不要愛金錢，不要私藏……你們應該信仰，舉起旗幟，高高地舉着……」

長老說的話比在這裏敍寫下來的，比阿萊莎以後記載下來的，零碎得多。他有時完全中斷了說話，似乎歇一歇力，喘氣着，却又似乎很歡欣的樣子。大家帶着感動的心情聽他的說話，雖然許多人很奇怪他的話，看出它的黑暗……以後這一些話全都憶起來了。阿萊莎偶然走出修道室外的時候，對於聚在室內和室旁的僧侶普遍的驚慌和期待的神情頗為驚訝。有些人們的期待幾乎是驚慌的，另一些人是莊嚴的。大家全期待在長老圓寂後立刻將有偉大的事情發生。這期待從某一種見解上看來似乎是淺薄的，但甚至最嚴厲的長老們也受了這個影響。惟有修道司祭帕意西神甫的臉最為嚴肅。阿萊莎走出室門，祇是爲了拉基金從城裏來，暗

地裏叫一個僧士請他出來，交給他一封霍赫拉闊瓦太太的奇怪的信。她對阿萊莎報告一件有趣的，來得十分湊巧的新聞。原來昨天前來向長老膜拜，求他祝福的虔信的普通女人中間有一位住在城內的老太太，名喚博洛霍洛夫納，是伍長的寡婦。她的兒子瓦仙卡爲了職務的關係遠行到西比利亞的伊爾庫次克去，她已經有一年沒有接到任何信息。她問長老：可以不可以把她兒子的名字在教堂裏安息祈禱的時候像對待死人似的提出來？長老嚴峻地回答她，她做這等事，稱這類的提名和妖術相等。但是以後因爲她的無知，寬恕了她，『好像看着未來的書一般，』（這是霍赫拉闊瓦太太信裏的辭句，）補充了安慰的話：『她的兒子瓦仙卡一定活着，不是他自己即將回家，便將寄信回來，所以她應該回家去靜候。』結果怎麼樣呢？霍赫拉闊瓦太太歡欣的補充下去：——『預先竟一個字一個字的實現，甚至還多些。』老婦剛回家，立刻收到一封她所期望的西比利亞寄來的信。不但如此：瓦仙卡在道上從葉喀答鄰堡爾格寫來一封信，通知他的母親，說他正在就道回俄，隨一位官員同回，在接到此信後三星期內即可『希望擁抱自己的母親。』霍赫拉闊瓦太太堅決而且熱烈地請求阿萊莎立刻把這重又實現的『預言的奇蹟』通知方丈和全體僧侶：『這是應該使大家，大家都知道！』她在結束這封信的時候這樣喊。這封信寫得匆忙潦草，寫信人的騷亂的心情在每行字裏顯露出來。但是阿萊莎已經用不着通知僧侶們了，因爲大家業已完全知曉：拉基金在打發僧士去

找阿萊莎的時候。還托他「虔敬地通報大神甫帕意西，說拉基金有重要事情報告，一分鐘也不能延擱。至於爲了他的冒昧，理應跪地請求恕罪。」因爲僧士把拉基金的請求先行向帕意西神甫報告，所以阿萊莎回到屋內讀完信以後，惟有立刻當作證據似的報告給帕意西神甫一下就完了。連這位態度嚴峻，不信任人的人，皺着眉頭，讀完關於「奇蹟」的報告以後，也不能完全抑制一點內心的情感。他的眼睛矍矍，嘴唇忽然嚴正而且透澈地微笑了一下。

「我們將見到的還祇這些麼？」——他似乎忽然脫口說了出來。

「我們還可以見到許多，還可以見到許多！」——周圍的僧士們反復地說着，但是帕意西神甫重又皺起眉頭，請大家暫時不要告訴任何人。「現在還沒有十分證實，因爲世俗的社會裏頗多輕浮的事，而且這種事情也會自然地發生的，」他謹慎地補充一句，似乎爲了洗清自己的良心，但是自己也幾乎不相信自己所說的但書。這是傍邊聽的人看得十分清楚的。這「奇蹟」自然當時傳遍整個修道院，甚至傳到許多到修道院裏來參與彌撒的人們那裏。這個實現的奇蹟最使昨天纔到這裏來掛單的「聖西里魏司特洛」修道院的僧士，那個從極北的渥勃道爾司克地方來的僧士吃驚。他昨天站在霍赫拉闊瓦太太身傍，向長老膜拜，指着「治愈好了」的那位太太的女兒，用透澈的神情問長老：「你怎麼樣做了這件事情？」

事情是這樣的：現在他已經有點疑惑，幾乎不知道怎樣相信了。還在昨天晚上時候。

他去見修道院的神甫費拉龐特。他住在蜂房後面一間特別的修道室內。這次的訪晤也頗使他吃驚，引起他強烈的，可怕的印象。這位長老，費拉龐特神甫，就是那個老邁的僧士，偉大的持齋者和緘默者，我們已經提過他是曹西瑪長老的敵人，——主要地是長老制的敵人，他把它認作危險的輕浮的新奇事情。這位敵人是很有危險的，雖然他是緘默者，幾乎同誰也不說一句話。他的危險主要地是爲了有許多僧侶們十分同情於他，至於到這裏來的世俗的人們裏面也有很多人尊敬他，把他視作偉大的聖者和苦修者，雖然也無疑地看出他是一個瘋僧。也就是這瘋勁使人着迷。費拉龐特神甫從不去見曹西瑪長老。他雖在菴舍裏，但是沒有人把菴舍裏的規矩束縛他，也就因爲他的一切舉止常做出瘋僧的樣子。他年約七十五歲，也許還多些。他住在蜂房後面一間差不多傾圮的老舊的，木質的修道室裏的牆角那裏。這修道室是還在極古時代，還在前世紀，爲一個也是很偉大的持齋者和緘默者約納神甫造成的。他活到一百零五歲，關於他的苦行至今在修道院裏和它的附近地方流傳着許多有趣的傳說。費拉龐特神甫設法在七年以前搬到這僻靜的小修道室裏居住，——這修道室簡直就是一間農舍，但很像鐘樓，因爲裏面有許多捐獻的神像，在前面點燃着永遠發光的捐獻的油燈，好像費拉龐特神甫就是被派在那裏，看守牠們加以點燃的。聽說他三天祇吃兩磅麵包，決不多，（這是實在的事情。）一個住在蜂房裏看守蜂房的人每三天給他送去，而他跟侍候他的那個看蜂房的人

甚至也很少講話。這四磅麵包，還連同禮拜天的聖餐麵包，是方丈在晚禱以後慇懃地送過來的，就成爲他一星期的食品。罐裏的涼水是每天給他調換的。他不大出來做彌撒。到修道院來膜拜的人們看見他有時整天跪着祈禱，不立起來，也不回頭看。即使有時同他們談話，也極簡短零亂，發出奇怪，而且差不多永遠粗暴的話語。他很少同外來的人們談天，大半祇說出一個奇特的字來，永遠給訪客一個啞謎，以後不管人家如何請求，決不說一句話加以解釋。他沒有僧職，祇是一個普通的僧士。一些極黑暗的人們中間傳着很奇怪的謠言，說費拉龐特神甫和天神們有來往，祇同他們談話，所以和人們沉默着。渥勃道爾司克僧士依了養蜂房的人的指示，——他也是一個沉默，陰鬱的僧士，——跑到蜂房的角落，一直到費拉龐特神甫的修道室裏去。『同外來的人也許會說話，却也許什麼也得不到，』——養蜂房的人們警告他，他以後自己說出來，他走過去的時候，懷着極大的恐怖。時候已經很晚。費拉龐特這次坐在修道室的門傍，低矮的長凳上面。一棵巨大的老榆樹在他的頭上輕微地發響。夜晚的冷氣襲了過來。渥勃道爾司克僧士跪在聖徒面前，請求祝福。

『你要不要讓我也跪在你的面前？』——費拉龐特神甫說，——『快起來！』

僧士立起來。

『你賜祝福，也受了祝福。請坐在傍邊。從那裏來？』

最使這可憐的小僧吃驚的是費拉龐特神甫一方面無疑地做着偉大的苦行，年齡又那樣老邁，外表上却還是一個有力的，高身的老人，身體挺得筆直，並不彎屈，臉色新鮮，雖見得削瘦，却很健壯。他的身上無疑地還保存着極大的力量。他具有大力士的體幹。他歲數雖大，但是頭髮甚至尚未全部發白，頭髮和鬍鬚還很濃厚，以前甚至是完全黑的。他的眼睛是灰色的，大而發光，却瞪出得極利害，可以使人喫一大驚。他說話帶着極強烈地着重在O字上的聲音。他穿着栗色的長褂，是粗縫的，以前稱做獄囚呢製成的，腰裏繫着厚繩。頭頸和胸脯裸露着。極厚的布製成，幾乎完全發黑的襯衫，好幾個月沒有脫下來的，顯露在長褂外面。聽說他在長褂裏面的身上繫着三十磅重的鐵錘。赤足穿着破爛的舊鞋。

「從渥勃道爾司克的小修道院，『聖西里魏司特洛』修道院裏來的」——外來的僧士低聲下氣地回答，用匆遽的，好奇的，却有點畏葸的小眼睛觀察這隱修者。

「我到過你的西里魏司特洛那裏。我住過的。西里魏司特洛健康麼？」
僧士遲疑不作答。

「你們全是愚蠢的人！守的是什麼齋？」

「我們的齋按照古代庵舍的規則。在四旬齋的時候每逢星期一，三，五，不供給食物。星期二和星期四吃白麵包，蜜餞水果，野楊莓，或是酸白菜，外加燕麥粥。星期六是白藥湯。

，豌豆燉麵條，帶汁的麥片粥，全加上奶油。星期日那天，羹湯裏加上乾魚，和麥片。在復活節的前禮拜，從星期一到星期六，一共六天內吃麵包和水，不煮別的什麼菜，就連麵包和水也吃得極少；在可能的範圍內不每天進食，正和四旬齋的第一星期裏一樣的做法。在聖星期五的那天，不許吃一點東西。在星期六，我們持齋到三點鐘為止，以後就吃一點麵包和水，喝一杯酒。在聖星期四，我們吃不放乳油的菜，喝酒，或是吃不用煮的乾菜。洛吉金寺院對於聖星期四有以下規定：『不應在聖星期四日鬆懈持齋，以玷辱整個的四旬齋。』這就是我們那邊持齋的情形。但是這怎麼能和你相比，偉大的父，——僧士補充上去，膽子壯了一些，——『你整年僅祇用麵包和水果腹，甚至在聖復活節的時候也是如此，而且我們吃兩天的麵包，够你七天之用。這真是十分偉大的齋戒。』

「蘑菇呢？」——費拉龐特神甫忽然問。

「蘑菇麼？」——驚訝的僧士反問。

「是的。我可以離開他們的麵包，完全不需要它，那怕到樹林裏去，靠蘑菇或野菜生活。他們這裏却離不開麵包，所以和魔鬼生了關係。現在有些骯髒的人們說持齋是不必要的事。他們的議論是驕傲的，骯髒的。」

「不錯呀，——僧士嘆氣。」

「你在他們中間看到鬼麼？」——費拉龐特神甫問。

「在誰中間？」——僧士畏蕙地詢問。

「我在去年三一節的星期日到方丈那裏去過，以後沒有去過。我看見有鬼坐在一個人的胸脯上面，藏在袈裟底下，祇有頭上的角露出來，還有鬼從一個人的口袋裏張望，眼睛閃得很快，懼怕我；還有鬼住在一個人的身裏，最不清潔的肚腹裏，還有懸掛在頸上的，抓住了，就帶着走，可是看不到他。」

「你……看得見麼？」——僧士探詢。

「我對你說，我可以看見，看得很清楚。我離開方丈，走出來的時候，我看見，有一個鬼藏在門後，身子很高，有一個半俄尺，也許還高些，尾巴粗厚，深灰色，長長的，尾巴尖恰巧落在門縫裏，我並不傻，突然把門一關，就壓住了牠的尾巴。他尖叫着，起始掙脫，我朝牠身上畫了三次的十字記號，——就把牠鎮住了。現在應該已在角落裏污爛發臭，他們却看不見，聞不出來。我有一年沒有去。我祇是對你洩露出來，因為你是外來的人。」

「你的話很可怕！偉大，神聖的父！」——僧士越發膽壯了，——「對不對，關於你流行着極大的名聲，彷彿說你同天神有不斷的來往？」

「他有時飛下來的。」

「怎麼飛下來的？什麼樣子？」

「鳥的樣子？」

「聖神扮着鴿子的模樣麼？」

「有「聖的神靈」，也有「聖神。」聖神可以扮着別種鳥兒降下地來；有扮燕子的，有扮金翅雀的，也有扮青山雀的。」

「但是你怎樣從山雀中間辨識他呢？」

「他能說話。」

「怎麼會說話？說那種語言？」

「人的語言。」

「他對你說什麼話？」

「今天他通知我，有一個傻瓜來見我，問些不相干的話。你願意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僧士。」

「你的話真可怕，神聖的父，」——僧士搖頭。然而在他的畏懼的眼睛裏露出不信任的神情。

「你看見這棵樹麼？」——費拉龐特神甫沉默了一會，又問。